



5

制图：安宁
版式设计：纪安静
责任编辑：高莉
执行主编：张敬东

2026年
8月14日
星期五

内蒙古日报

文物说



【自白】

风华藏在金缕间

□本报记者 高莉

我诞生于元朝官营织锦工坊，织金锦工艺是来自中亚波斯的织造技艺，成吉思汗的铁骑西征，令这些匠人随他的大军东迁，于是，西域双经固结金线技法与中原丝织工艺相融，织造出华彩绚丽的我。

织造我的工序繁复至极，匠人先将纯金反复锻打、捻制为纤细金线，再以两组经线交织，一组地经织出平整坚韧的桑蚕丝底，另一组固结经线牢牢锁住作为纬线，让金纹凸起于面料表面，阳光洒落在织面上，流光浮动，华贵无双。我通体金线牢固，满织纹样，是元朝品级最高的面料。

腰部的辨线是我身体上吸睛的部位之一，编织方法独特，一组辨线由两条捻线从右往左捻，与从左往右捻的丝线合在一起，另一组反之，这样便形成立体辨线效果。

我身上的纹样还有一处亮眼的部位——底襟、左下摆夹层处及两个袖口，“藏”着极具异域风情的人面狮身异兽纹样。异兽头戴王冠，身有双翼，回首顾盼，窠内填充卷草花卉。工匠把草原、中原、西亚的审美，织进了我的肌肤。

主人将我穿在身上，草原的风无法钻入我收束的袖口，腰间的辨线层层收紧腰身，任凭马怎样奔跑，我的上半部分身体不会随风飘荡。我的下摆采用双层交叠暗开衩，两片衣摆相互遮盖，后侧留出活动衩口，方便主人抬腿上马，重叠的布料还能为主人抵御草原的寒风。

那时，穿我这样材质的衣服是身份的象征，只有皇室、王公勋贵，才能身着纳石失辨线袍。主人穿着我策马驰骋草原，我身上的纹样在阳光下流光闪闪，熠熠生辉。

王朝更迭，我随主人一起被掩埋在泥土之下，漫长时光里，土层包裹着我的身体，身上的织金纹样与腰间的辨线没有被风雨摧毁。

数百年后，我重见天日映入世人眼帘，读懂我的人，看见了织物中厚重的文明脉络：织造技艺源自西域，经中原丝织匠人改良，纹样融合东西方审美，形制适配游牧生活，这是丝绸之路北线文化交流的实物资料，是中原丝织工艺、西亚织金技法与游牧文化三者碰撞融合的结果。

我身上的每一道金线、每一处纹样、每一条辨线，都在向世人讲述着七百多年前的故事，讲述着当时工匠登峰造极的织造技艺、欧亚互通的繁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往。我是留给后世的历史信物，让大家一睹我藏在金缕间兼容并蓄、万里相通的风华。

【**出圈**】内蒙古博物院 一级文物

袍服面料为方胜联珠宝相花织金锦。方胜是一种传统纹样，核心构图为两个菱形或正方形压角相叠，象征“双合同心”，联珠是由圆形珠状图案串联形成的纹样。

织金锦是现代称谓，元朝称“金缎匹”，也称“织金织物”，深受王公贵族喜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本报记者 高莉 通讯员 马颖

丝路同心织锦袍

袍服上的图案很特别，底襟、左下摆夹层处及两个袖口处，在以圆圈纹勾勒的方格团窠纹内有一对人面狮身兽图案。兽头戴王冠，圆脸，面若孩童，双眸有神，作回首顾盼状，有翅膀和下垂的细长尾巴。中心空白处填以花卉纹和卷草纹。



元朝四合花纹纳石失辨线袍

袍服长142厘米，窄袖，两袖通长246厘米，袖口阔14厘米，下摆宽115厘米，领口为交领，右衽，束腰，腰部右侧有用黄色绢带制作的6对扣袂及54对作束腰的辨线。



精彩讲解扫码阅读

（本版图片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

曾风靡天下，深受王公贵族喜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金缎匹分两类：纳石失和金缎子。纳石失品级高，名声大、数量少；金缎子为中国传统织物，在平纹地或斜纹地上进行固结的加金织物，所加的金为片金。纳石失是特结类织锦，使用两组经线，一组地经与地纬交织，形成地组织，另一组用固结起花的金线或片金形成图案。

用金缎匹缝制锦袍突出腰线部位的袍服也称“辨线袍”，是元朝流行的男袍。《元史·舆服志》中记载“辨线袄，制如窄袖衫，腰作辨线细褶”，强调了辨线袍的基本形制特点——窄袖、辨线细褶，袍服上紧下松。相较于传统袍服的广领大袖，窄袖增加了袍服的利落感，且保暖性好，满足穿衣者游猎骑射的需要；上紧下松的廓形最紧处位于腰部，可以保持服装的稳定性，符合游牧部族活动量大的特点。暗摆开叉将辨线袍的功能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下摆由两片衣摆组成，内外相互交叠，衩口位于后方，穿者骑马时不会受到衣摆的束缚，重叠的暗摆又兼具保暖功能。

内蒙古博物院便珍藏着一件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元朝四合花纹纳石失辨线袍，为国家级文物，出土于包头市达尔罕茂名安联合旗大苏吉乡明水村。

袍服面料为方胜联珠宝相花织金锦。方胜是一种传统纹样，核心构图为两个菱形

或正方形压角相叠，象征“双合同心”，联珠是由圆形珠状纹样串联形成的纹样。

袍服长142厘米，窄袖，两袖通长246厘米，袖口阔14厘米，下摆宽115厘米，领口为交领，右衽，束腰，腰部右侧有用黄色绢带制作的6对扣袂及54对作束腰的辨线。内蒙古博物院典藏部工作人员马颖说：“袍服上辨线的制作方法很独特，一组辨线由两条从右往左捻的金丝线与从左往右捻的金丝线并丝，另一组反之，形成立体辨线效果。”

袍服上的图案也很特别，底襟、左下摆夹层处及两个袖口处，在以圆圈纹勾勒的方格团窠纹内有一对人面狮身兽图案。兽头戴王冠，圆脸，面若孩童，双眸有神，作回首顾盼状，有翅膀和下垂的细长尾巴。中心空白处填以花卉纹和卷草纹。人面狮身团窠纹具有西方文化特征，是元朝沟通中亚、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繁荣的物证。袍服双肩至袖部沿着纬线方向延伸出一组四出花纹。

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元朝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影响了服饰，辨线袍在面料织造、纹样装饰等方面吸收了中亚、西亚的艺术风格，促进了中华传统服饰的多元发展，成就了灿烂辉煌的服饰艺术。

马颖说：“这件辨线袍无论是面料还是款式、主题纹样，都是研究元朝服饰制度与纺织技术的实物证据，反映了蒙古高原与丝绸之路沿线文化的深度互动，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

【观点】

承前启后纳石失

□马颖

纳石失是织金锦的一个品种，在史料上一直有独立的称谓，为特结型加金织物，使用两组纬线，一组专门起地组织，与地纬交织，另一组专门固结纹纬，使用捻金线或片金线。

纳石失是元朝最著名、最具特点的金加金织物，当时百官的服饰多用纳石失缝制，《元史》中有“无不以金彩相尚”的记载，反映了人们对织金织物的崇尚。

元朝织造纳石失的作坊有5处，归属工部的有3处，其中设在大都的别失八里局就以生产衣缘纳石失为主。衣缘主要指服饰的领口、衣襟、下摆、袖口、侧缝等外轮廓边缘或衣片拼缝。归属储政院的有2处，弘州（今张家口市阳原县）纳石失局和荨麻林（今张家口市洗马林镇）纳石失局。

元朝统治者从江南挑选了十余万丝织工匠，称他们“巧儿”，连同中亚的穆斯林工匠，将他们安置在同一地区进行生产劳动，这些工匠中不乏织造织金锦的高手，大家在生产生活中相互交流学习，推进了元朝织金锦技术的推广和提高，也使这一时期北方丝织物在织造技术与纹样上有着明显的异域风格。

纳石失最典型的图案是以西方鸟兽作主纹，有团窠状，也有以自然形状直接排列，鸟兽风格是纯西方的，但细节装饰却有东方元素，如翼狮纹翅膀上的云纹、鸟兽尾巴上装饰的龙头，还有地纹中的卷草、辅纹上的莲花，在整幅织物上端，有变体阿拉伯文字和缠枝花卉或变形花卉组成的装饰横栏。

元朝在中国丝绸史的历史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缎类织物的成熟与发展，为明朝高档织物妆花缎奠定了基础，大量的加金织物出现，是东西方审美兴趣和工艺技术碰撞交融的体现，明朝大量加金织物如织金缎、妆金织物的织造与使用，是这种技术与消费时尚的继承与延续。因此可以说，元朝的丝织技术与品种，在继承前朝各代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技术，有崭新的开始，并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汉唐和明清之间的重要转折。

（作者系内蒙古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史话】

西域技艺向东来

纳石失是源自波斯、中亚的高级通体织金技艺，也是元朝顶级丝织工艺。它的技艺源头在古代波斯与中亚地区。早在阿拉伯帝国与花剌子模时期，当地工匠已熟练掌握双经团结、满地织金的织造技法，产出的纳石失织金锦通体铺金，纹样华丽、质感厚重，长期作为西亚宫廷专属高端面料。

与西域成熟的通体织金工艺不同，中国汉朝至唐宋时期的织金、绣金技术，多为局部点缀金线，以丝地暗花为主，金彩含蓄、技法简约，未形成满幅织金的成熟体系。

成吉思汗大规模西征是纳石失技艺东传的转折点。他的军队攻占撒马尔罕、玉龙杰赤等中亚织造重镇后，实施独特的匠户政策，保全各类手工业工匠的性命，统一集中迁徙。撒马尔罕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始建于公元前7世纪，是粟特人打造的丝路枢纽。玉龙杰赤城现在位于土库曼斯坦西北部的库尼亚·乌尔根奇（老乌尔根奇），是古代花剌子模王国的首都，也是丝绸之路在中亚地区的重要贸易都市之一。

大量精通织金织造、金线缬捻、锦缎织造的波斯、中亚匠人东迁，被安置于北方草原，成为纳石失技艺东传最直接、最关键的技术载体。与此同时，欧亚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驿站的畅通，使商旅往来无阻，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西域织金锦作为贡品、商品大量进入中原，让本土织匠直观接触到西亚满花织金的面料。

元朝建立后，主动吸纳西域工艺，设立弘州纳石失局、别失八里织金锦局等专属官营机构，集中管理西域匠户与中原织工，开启纳石失技艺的本土化改造。元朝匠人将波斯双经固结金线的核心技法与中国千年桑蚕丝织、提花织造技术相结合，把织金工艺改良为丝绸基底的中式纳石失，融合中原方胜、宝相花等传统吉祥纹样与中亚团窠异兽纹样，形成中西合璧的全新织金风貌。

在元朝尚金彩、重华贵服饰审美的推动下，纳石失被定为皇室、勋贵专属最高等级金缎匹，纳入国家典服制度。至此，源自中亚的外来织金技艺成为代表元朝纺织最高水平、见证丝路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传统技艺。

（高莉 供稿）